

第十二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孝 子

王任铭

(文法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2 级)

他蓦地睁开眼睛，像是被什么吓醒了。是的，他心想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。他看了一眼窗台，窗帘没有拉紧，有暗红色的光透进来。房间里窸窸窣窣的，身旁传来女人安静的呼气声，他渐渐安下心来。没什么，他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。女人的呼吸节奏很平稳，像一条静静流淌的河，这种节奏让他想起了小时候，在某个夏日的午后，母亲蹲在河边捶衣，他就躺在不远处的青石板上，晒着肚皮，听着捶衣声，昏昏欲睡。

禁不住地，他在心中叹了一口气：三天了。母亲和媳妇冷战已经三天了，这三天里的每分每秒都让他倍感煎熬。他不懂，母亲 90 岁，半个身子都已经躺进棺材里了，为什么还不放过自己的儿女，从不体谅他做儿子的苦劳；媳妇也已经陪他走了半辈子了，为什么就不能将就一下、忍受一点委屈。整件事情也更是奇怪，母亲不能自理有些年头了，却从来没有像这几天这样，大小便失禁得厉害，完全无法自己如厕，裤子湿了干、干了湿，满院子挂的都是脏裤子，来来往往的人都在背后说笑话。媳妇说这是母亲故意在整治她，其实他心中又何曾没有犯过这样的嘀咕，毕竟她们婆媳不和已有多多年，母亲现在老了，做事越来越糊涂了。

屋里的老钟突然发出咚、咚、咚的声响，把他的意识从很远的时空猛烈地抽回，平静的空气也被这声响搅乱，跟着剧烈地颤动起来，他身体不自主地抽搐了一下，然后翻身仰起。五点，他心想，还早。女人似乎对这声响有所不满，发出几个含糊的音节，继而变成了低低的闷闷的鼾声。不知为什么，这鼾声让他很不舒服，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疯狂的战争年代，他依稀记得那个上午，他正坐在大门口打石子，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句“鬼子来了”，然后他就看见村子黄的发白的土路上铺满了密密麻麻的小黑点，这种场景他只在赶集的时候见到过，他隐约感觉到一种不安，但又不知道那是什么，直到他听见有人喊他快跑时，他才意识到，母亲不在家，家里只有他一个人。突

然之间他有点发懵，不知所措，接着他感觉到肚子里传来一股翻江倒海的热，扎进他小小的心脏，然后涌上脑门，最后夺眶而出。之后的记忆变得很模糊，他只记得一张很宽很宽的背，和一种从未感觉过也再没感觉到的安心。直到懂事后他才从旁人口中得知，当时母亲正在山上做农活，突然看见山下人头攒动，忙慌撇下锄头飞奔回家，背着嚎啕大哭的他爬了几里山路，最后安全躲进了防空洞，躲过一劫。母亲的脚是三寸金莲。

屋外泛红的天空突然闷哼了一声，“轰隆”，他转过头去，细细地盯着窗帘边缘透着的那点红光。这光他在哪里见到过，他心想，是的，那天早上也是这样的光景。那天，屋里的钟刚敲过四下，他辗转了好久没睡着，突然听到有人在叫门，“大伯、大伯”，他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忙慌披上衣服出去，却见侄子黑着一张脸，拖着哭腔说：“我爸走了。”他突然没听懂这句话，傻站着，直到轰隆隆的雷声从天空钻进他脑门，他才如梦初醒般哆嗦了一下。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见过的人、听到的话，都像在梦中，恍恍惚惚的，他心中没有悲伤，确切的说没有任何感情，空洞洞的。弟弟的丧期让他忙得焦头烂额，酒席、账目、丧礼，在这些昏昏沉沉日子里，他的思路却逐渐清晰起来，第一个问题就是母亲。母亲现在在弟弟家，他不得不必须接过来，并且直面一个问题，以后母亲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由他独担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肩扛着上代一肩负着下代，头发从斑白到稀疏，身板从纤瘦到佝偻，他累了，他必须要卸下其中一个担子，当然，那只可能是母亲。母亲身体越来越不好，又要吃药花钱，又要他常在身前伺候，母亲倔强的脾气更是磨光了他所有的耐心，人人都羡慕母亲的长寿，只有他知道，那是一种折磨。

“啱啱啱”，窗户不安的抖动着，起风了。他回过神来，发现那些红光已消失不见，屋内更加昏暗起来。屋外的风愈来愈肆虐，狂躁地不安地向屋内拥挤，于是天窗的那条细缝便哀怨地呜咽起来。他的心狠狠地抽了一下，前几天，母亲就是这样哭的，低低地无奈地哭着。母亲头上的伤口还没好，只是结了一层暗暗的厚厚的血痂。那个伤口是她不小心从床上摔到地上时创的，他处理的时候只感觉那个血口像一只黑洞洞的眼睛，直直地盯着他，似乎想要看透他。他低下眼睛，看见母亲正低低的哭着，顿觉心头又平添了许多烦恼。一个月前母亲的药喝完了，那种药可有可无又贵的要命，于是他决定悄悄停掉，可母亲每到药点儿就会要药，少喝一次就喊身体不舒服，他觉得气恼，故意不理母亲，只在饭点送饭，睡时铺床，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。其实，母亲摔倒在地时他似乎听见一些动静，只是当时他正在气头上，烦得管，恼

得管，于是母亲就那样无助的倒在地上，趴了一个多小时。那时刚刚立秋。

“嘶拉”，周围沉沉的黑色被一道亮光撕裂，屋内的细节登时变得清晰，他只觉得眼睛传来一阵刺痛，似乎立刻就要爆裂，急忙在慌乱中挣扎坐起，这时从九霄外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，直冲他头顶，猛钻他脚心，他感觉心脏都麻痹了。过了许久，他缓过气来，才听见外面哗哗的雨声。5点半了，他心想，母亲该醒了。他摸着黑披上衣服，趿上鞋子，推门走出去。老人的觉一般很少很轻，照往常母亲现在已经穿着完毕准备上厕所了，他得去照看一下，再不能让婆媳的冷战继续下去了。没想到母亲竟还没有醒，他推门进去的时候愣了一下，看见母亲侧脸睡着，很熟。他走到床边，就着外面的昏暗的光看着母亲，母亲以前也经常这样看着他，初中的时候学校离家两里多地，他每天早上必须抹黑走，母亲总会给她包好干粮，送他出门，他也不知道母亲几点就起床了，只是每天早晨他睁开眼的时候，总会看见母亲坐在床边默默看着他。他觉得心口有点发酸，“妈”，他轻叫了一声，没有反应，母亲仍然熟睡着，他将手轻轻探向母亲的额头，那里冷冰冰的，就像秋天河边的青石。母亲走了。

他突然不知所措，但头脑却依然冷静，他无法相信这是事实，但却似乎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他感觉自己像个被抛弃的孩子，内心委屈、愤怒、恐慌，但很快他就在这些纷杂的情绪中找到了关键点，就像在乱流中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般。

对，我要操办一场盛大的丧宴，也许，别人还会说我是个孝子呢。